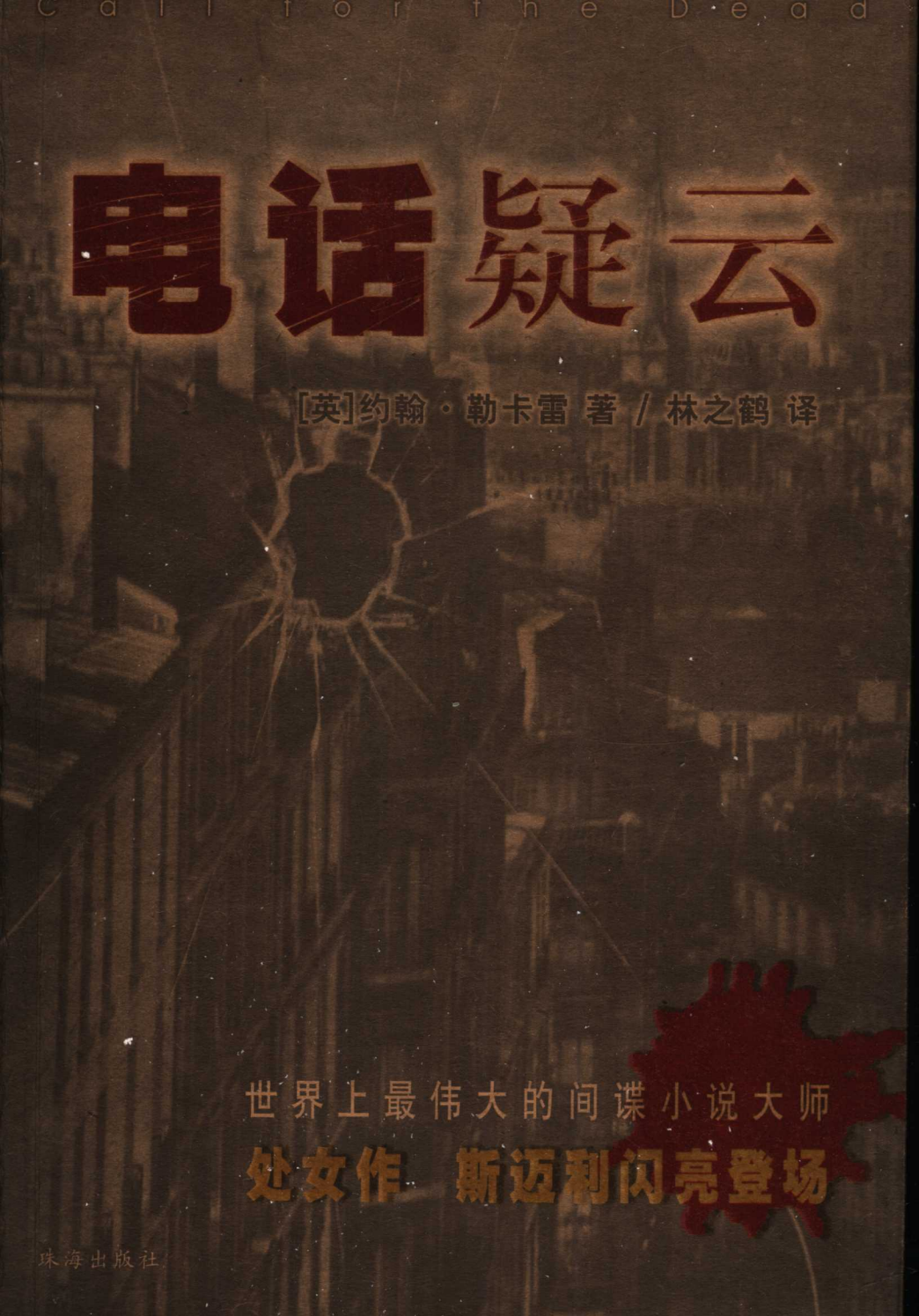




电话疑云

[英]约翰·勒卡雷 著 / 林之鹤 译

世界上最伟大的间谍小说大师
处女作 斯迈利闪亮登场

珠海出版社

C a l l f o r t h e D e a d

电话疑云

[英]约翰·勒卡雷 著

林之鹤 译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电话疑云/ (英) 勒卡雷著; 林之鹤译.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6. 6

书名原文: Call for the Dead

ISBN 7 - 80689 - 440 - 3

I. 电… II. ①勒…②林… III. 长篇小说 - 英国 - 现代

IV. I56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4248 号

电话疑云

©约翰·勒卡雷 著 林之鹤 译

终审: 罗立群

策划: 潘自强

责任编辑: 潘杜鹃

封面设计: 吕唯唯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址: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电话: 0756 - 2639346 邮政编码: 519001

邮购: 0756 - 2639344 2639345 2639346

网址: www.zhcbbs.net

E - mail: zhcbbs@zhcbbs.net

印刷: 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mm 1/32

印张: 5.875 字数: 12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 - 80689 - 440 - 3/1 · 601

定价: 1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主要人物及地名表

乔治·斯迈利——英国情报局刑侦处官员

门德尔——退休警察

彼得·吉勒曼——英国情报局官员

马斯顿——英国情报局刑侦处顾问

塞缪尔·阿瑟·芬南——英国外交部官员

埃尔莎·芬南——塞缪尔·芬南之妻

蒙特——东德间谍，化名弗赖塔格、布朗迪

迪特尔·弗雷——东德间谍

亚当·斯卡——某车行业主

沃利斯通——芬南家所在地

拜沃特街——斯迈利家所在街道

白厅——英国政府办公地点

序 言

除了被采访者可能是个例外，没有人能比采访者更有预见性了。在我的经验中，来访者是两种人，差不多可以说是两个年龄段的人。40岁以上的人有点神色紧张地望着我头上的那些白发：你还能够活上多久？40岁以下的人，他们憧憬着成为作家，提出另一个问题：你是怎么起步的？《电话疑云》是我的第一部小说，因此我对第一个问题置之不理，这无论如何是难以回答的；那么就谈谈我是怎么开始创作的。

我开始写作是由于对生活厌烦得要发疯了。倒不是我万念俱灰，也不是早晨都不想起床的那种无可名状的烦躁，而是高声喊叫，狂乱地一圈又一圈地跑着，想找份真正的工作却根本找不到。我曾试着教过“后进”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跟我受的是一模一样的痛苦：烦躁。他们在班里总是往后坐，一个个烦得要死。我在伊顿试着教过书，但是在伊

顿，我常常觉得自己比那些男孩子还要幼稚，就像他们一样需要一个好的教师。我当然不想用一句话将我的一生囊括殆尽：40岁当个宿舍管理员，60岁退休，住到德文郡简陋的小屋里，噢，上帝，请让我安然入梦吧。

在假期里，我涉足了商业艺术，但是并不理想。使我满意的是，所画的每一件作品都诠释了生活的意义。在你为了八个英镑而试着匆匆做儿童文学的护封^①的时候，你不会有太多表达心灵感受的机会。

至于创作——是的，自从放弃了孩提时代的诗歌写作之后，我也有过一次狂热。当我还在伊顿从事教学的时候，博德利·黑德出版社要我为他们给普通水准考试的学生写一篇德语范文。于是我给他们写了个故事：一位街头的流浪艺人，一天下午在特拉法尔加广场的铺路石上，用彩色粉笔完成了一幅杰作——蒙娜丽莎，比原作更好，他明了这一点。但快下雨了，交通高峰期也快来了，他却没有固色剂。铺路石是属于市政委员会的，而不是他的。行色匆匆的人们根本无暇看上一眼地上的彩色粉笔画……我编的故事原本是个小小的优美的隐喻，现在回忆起这件事，便觉得我的才能受到抑制，即使我并不明白被人们忽略的究竟是何种才能。不用说，这个故事并不符合博德利·黑德出版社的要求，他们对这个故事不予理会。多年以后，格雷厄姆·格林，博德利·黑德出版社的合伙经理，想出版这个故事，便写信给我，建议

① 套在封面外，通常为彩色，印有书名或图画，并附有对书和作品的简略介绍。

我主动去找他们。不过我没有原谅他们，永远也不会。

放弃从教之后，我又进入白厅^①宽敞的后院，很快就在伦敦西区^②极其隐秘的建筑物里工作起来，这里甚至连出租汽车司机都知道那是代号为 M15 的情报机构。每个星期有五天，我都是六点钟就起床，吃完早饭，步行半个小时到位于大米森登的火车站，坐 65 分钟车到马里勒本，然后乘公共汽车到柯宗街的莱肯菲尔德大楼，出示我的通行证。每天晚上回家，有时直到晚上 10 点或 11 点才到家，见到我的忠实的妻子和幼儿。

我在伦敦的世界是个文件的世界，在一个专门研究文档的安全机构里。我是普通一兵，从早到晚不停地翻阅着我从未见过的那些人的档案：我们应该相信他吗，或是相信她呢？他们的雇主会相信他们吗？他也许是个叛徒、特务、孤独的决策者，或是一个极力反对讹诈的适合案例？我，似乎对自己都缺乏理解，却被邀来判断他人的生活与爱情。对于现实世界我并不熟悉，只知道自己的小天地。我仅有的便是自己与生俱来的各种禀性。在那些日子里，这些禀性可能有许多种，我为文档中的疑犯架起了想像的桥梁，为我赢得了声誉，因为所有的情况都得以清楚地表达，我的猜想都被证实。我所做的一切，是从电话窃听、失窃的邮件和调查人员的报告中发现了人们那可怜的天性。其他则是发自我内心的种种疑云。这不是一件明智之举，但是在那个平庸的世界

① 伦敦的一条街道，这里是政府机关所在地。

② 伦敦多数剧院、时髦及豪华商店等的所在地。

里，像这样的事是顺理成章的。其结果我当时并未体会到——这对于我的事业是极好的训练：那就是小说家的生涯。

我现在理解，小说家常以一个孩子般的困惑不解的视角来看待他的那些人物。他以同样的无情和猜疑，同样的痛苦和惊奇，同样变幻无常的爱来观察他们。在注视他们的时候，他把他们纳入神秘的动物寓言集子里，去赞赏、去模仿、去摒弃、去惩罚。对于受庇护的情报界，其工作人员保存这种稚气的想像会是极其有益的。我们年轻的新成员可以把自己视为成熟的人，若是让我们从成人世界中游离出来，大多数人仿佛是迷途的孩童般不知所措。

这正是在《电话疑云》里埃尔莎·芬南头一次见到乔治·斯迈利时对他说的话。

当然，除了文档之外，还有那些同事们，我还从来没有遇过这样奇特的一帮人。神秘世界与现实世界一模一样。令人震惊的彼得·怀特跟我们处于同样的位置。也许，像我一样，做了充分准备踏入文学殿堂。那些高级军官互相仇视，其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他们更痛恨我们的姊妹机构。他们痛恨政客以及绝大部分记者。正像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他们痛恨哈罗德·威尔逊及其私人顾问团。这个地方的紧张气氛是怪异而可怕的。人们头一天还是亲密的同事，第二天有的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或是被解雇，或是被派去从事某种微妙的使命，或者去干我们所不了解的事。最后通常是出人意料地被淘汰。从这些人神秘地进进出出，我后来把亚历克·利玛斯的故事编成《冷战谍魂》，他被淘汰出局是源于一种阴险手段。天啊，这在现实中是少有的。杰出的才能与令人瞠

目的愚蠢擦肩而过。初来乍到时，你绝对弄不清等待你的将是什么。

有一阵子，你甚至惊叹那些傻瓜是不是在装傻，像某种绝妙的骗局，或是在其他地方是不是有一个真实的、有效的秘密机构。后来在我的小说中，我创作了一个。可是，现实是平庸的。前殖民地警察混迹于无果而终的学者们、失败的律师、不成功的传教士、初次进入社交界而败北的年轻女子之间，给人感觉像《东方快车》里的人物。每个人似乎都感受到一种失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相信确实存在“特工脸”，他们都有这一特点：与你匆匆对视，然后眼帘低垂，接着环顾左右，目光接触然后又回避；与我们中每个人都有一种隔膜，就像博斯^①油画中的那些奇怪的泡泡，从不让我们去亲吻或抚摸。后来我在《神秘朝圣者》中写到了这一点。

也许是我们的秘密使彼此间有隔阂，自以为我们比左邻右舍见多识广，或者（噢，天啊），比他们孤陋寡闻。我们的秘密是一种财富，懂得最多的人是最自负的。只有在英国广播公司，或与英国诸多“大”报社的记者们共进午餐时，我才感受过类似令人反感的气氛。

但是，对于一个成长中的作家（他并不知道自己是何许人也），这种令人沮丧的秘密世界再好不过了。

^① 博斯（Hieronymus Bosch，1450 - 1516），荷兰画家，作品主要为复杂而独具风格的圣像画，代表作有《天堂的乐园》、《圣安东尼受诱惑》等，在20世纪被视为超现实主义画派的先驱。

是约翰·宾厄姆让我起步的，这一点毫无疑问。约翰看上去有点像斯迈利，在午餐的时候写恐怖小说。后来，由于他自身的无懈可击，成了一名伯爵，我无法以幽默的方式来宽恕这种转变。他是优秀的，不论作为伯爵或是间谍：一个和蔼、谦和、精明的人，前记者，控制委员会的成员，一个不折不扣的职业情报人员。这使我想起另一个给自己早年生活深刻影响的人：维维安·格林，我们公学里的专职教士，以林肯学院院长身份胜利结束他的一生。如果说我曾有一位接受忏悔的神父，那就是格林。约翰·宾厄姆，带着一副貌似糊里糊涂的样子，却有着十分敏锐的目光和灵敏的耳朵，他就像是智慧的化身。但是维维安·格林写下了论述金雀花的著述；宾厄姆写小说，而我就看着他写作。

他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准备随时一试身手。在我逐步塑造我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乔治·斯迈利时（这对我来说是不足为怪的），我应当赋予他某种与维维安·格林不同的智慧，包装上高深学术造诣的外表，加上宾厄姆的某种狡诈的智谋以及那种朴素的爱国主义。小说中所有人物都是混合料；所有的泉水都是来自更深的井里，而不是生活中明显的对应物。最终，就像我在阅读文档时胡乱猜疑一样，在作家的想像中进行重新修整、重新塑造，直到更为接近他的本性，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的性格。现在宾厄姆已经死去——不用说被机构里那些自封的历史学家吹上了天——我应该归功于他：不只因为我把他当做乔治·斯迈利的一个组成部分，更因为他是我写作生涯中首先赋予我思想火花的人。

我在小笔记本上写作，在往返大米森登的火车上，在午

餐时，在去上班前的灰蒙蒙的晨光中写作。安，我当时的妻子，把小说打印出来。当时我们以每周几先令的代价租购奥利韦茅牌手提式打字机。我直接写故事，根本不列提纲、框架或是流程图。我对于自己的思维走向毫无定数。但是我心中有斯迈利，我的文档盘里存有使我疑心的男男女女，不过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在我的记忆中，一位深受伤害的法国小妇人出入于杰莫尼克斯的医院。战事一结束，我去那儿滑了一阵子雪。她呆在我住的旅馆里，经理告诉我她伤的不只是一条腿，而是两条腿，我便去看望她。

她躺在床上，两条腿都接受了牵引治疗。看上去是个50多岁的妇人，留着短短的浅色头发，口红涂得很厚重，掩盖了微薄的下唇。她经历了抵抗组织的所有考验，她笑着对我说。她是被用降落伞送到法国去的，也不记得有多少次了。她从来没有伤筋动骨，直到去滑雪之前！接着笑声不断。她激动地说，她现在担心，这头发不会再正常地长起来。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她呆在一个集中营里，她说起来好像在海滨游憩胜地待了几个星期。当然，他们剃了她的头发。别人的头发长得相当好，而她的头发，由于某种缘故，就是没再长好，她对我说的时侯，带着自嘲的一笑。无论她用什么方法——上药膏、搽护发剂、擦粉，只要你能想到的都试了，还是没有用。我把她作为我的小说中埃尔莎·芬南的生活原型。

在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担心麻烦会接踵而至。我没有和任何人谈过待在间谍行当里写间谍故事的行为是否妥当，而现在，我听说新成员在被接纳之前必须签约远离文学生

涯。当然，我十分了解我工作的特殊性，没有官方认可绝不能试图出版。因此我把书送给法律顾问伯纳达·希尔。在我看来，他似乎总是整个团体中最无生气的古板人，两天后，他把书还回来了，并附了一个便笺，说他是多么欣赏这本书。他要求做一处修改，我照办了。并不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他认为这也许会被当做诽谤。他还要求我使用假名字，他吸着烟斗说这样做会明智些，并祝我好运。

在维克托·高兰埃兹接受这本书稿的时候，我问维克托应当选用什么笔名。他推荐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两个单音节词——有点像查克·史密斯或是汉克·布朗。我选了勒卡雷。只有上帝知道为什么，或是我从哪里弄来的，但我不喜欢维克托的建议。在人们追问我时，我可以说在伦敦一辆公共汽车的上一层看到一家商店用了这个名字。其实我根本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选中这个名字。当一个小说家说要告诉你事实真相时，你绝不要相信他。

约翰·勒卡雷

1992年3月

目 录

序 言	1
1. 乔治·斯迈利的简史	1
2. 我们从不关门	10
3. 埃尔莎·芬南	19
4. 喷泉餐馆里品尝咖啡	27
5. 马斯顿和烛光	38
6. 茶与同情	49
7. 斯卡先生的故事	62
8. 病房的反映	69
9. 梳 理	78
10. 童贞玛利亚的故事	87
11. 不知名的俱乐部	97
12. 待售的梦想	110
13. 塞缪尔·芬南的无能	122
14. 德累斯顿瓷人群像	134
15. 最后一幕	144
16. 雾中的回声	156
17. 亲爱的顾问	166
18. 在两个世界之中	175

1. 乔治·斯迈利的简史

在战争快要结束、安·塞库姆与乔治·斯迈利结婚的时候，她向大为惊讶的伦敦上流社会的朋友们描述他是极其平庸的。两年后在她离开他而爱上古巴汽车赛手时，她神秘地宣布：如果她当时还不离开他，只怕她永远不可能离开他了。索利子爵对其夜总会作了趟特别之行，秘密在“无意中”泄露了。

这番话，短期内被称为警句，只能为那些了解斯迈利的人所理解。斯迈利五短身材，性格文静，看上去在质地很差的衣服上花了很多的钱，这些衣服吊在他矮胖的框架上，就像一层皮附在一只缩小了的蟾蜍上。实际上，索利在婚礼上就宣布“塞库姆是跟防水帽里的一只牛蛙结了婚”。斯迈利，对此一无所知，迈着蹒跚的步态走向神坛举行婚礼，寻找将他变为青蛙王子的亲吻。

他富有或是贫穷，是农民或是牧师？她是在哪里认识他

的呢？这一婚姻的不协调因安太太无与伦比的美貌而变得更加明显，这桩婚姻也因这个男人和他的新娘之间的不相称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但是流言蜚语必定为其主人公描出黑与白，加载上种种违背道德的行为和动机，而这一切用简略谈话的方式便可相互传递。就这样，谁也不知道斯迈利毕业于哪所学校，父母是谁，从军还是从商，有钱还是没钱，他这样不带任何标志地与社会快车上旅行，很快便成了丢失的行李，也注定在这场离婚到来和结束之后，仍被弃在落满灰尘的架子上无人认领。

在安太太跟随着她的明星到古巴时，她还是想到了斯迈利。她不得不暗自承认，如果在她的一生中只有一个男人的话，那么斯迈利就是这个人。她很高兴自己曾嫁给他。

安太太的离开对前夫有何影响并没有使圈子里的人感兴趣——对于这一轰动的余波人们的确不在意。不过，了解索利和他那帮人对斯迈利的反应的揣测挺有意思：他读着不怎么出名的德国诗人的诗作，戴着眼镜的胖脸因专注而起了皱纹，散乱的袖子下，汗涔涔肉乎乎的双手紧握着。但是，索利在这种分离场合只是耸了耸肩说要走就走快点。他像是不知安太太的离开让斯迈利在一定程度上死了。

斯迈利幸存的那部分与他的长相就像他的婚姻一样不协调，或者说有点不得志的诗人的味道，那是他的职业——情报人员。这是他喜欢的职业，这一职业宽容地向他提供了在性格和出身上鲜为人知的同事们，也为他提供了在生活中他曾经最醉心的：深入人的行为奥秘的学术性探究，而这种行为受到他自己推论的控制。

20年代，斯迈利在他那未给人深刻印象的牛津大学求学时，曾梦想当研究员，过一种献身于17世纪德国的湮没无闻的文学的生涯。但是他的导师对斯迈利“比较了解”，“明智地”引导他离开了毫无疑问将属于他的荣耀。1928年7月一个喜人的早晨，身体健壮的斯迈利糊里糊涂地坐在学术研究海外委员会——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机构——的面试广告栏前。杰贝迪（他的导师）介绍得很隐晦：“试一试吧，斯迈利，他们也许会接受你，他们给你的报酬足够你在上层社会中交往。”但是，斯迈利很恼火，说他不明白怎么一向那么严谨的杰贝迪突然说起话来躲躲闪闪。在发了一通小脾气后，他同意把答复延期到他见到杰贝迪的“神秘的人们”。

他并没有被介绍到董事会那里，但是他见过董事会的一半成员——有菲尔丁，来自剑桥的研究中世纪法国的专家，有来自东方语言学院的斯帕克，以及斯蒂德-阿斯普雷。那晚斯迈利在杰贝迪家做客时，他们都在导师席上用餐。他不得不承认那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要菲尔丁离开他的那些房间，更不用说离开剑桥，这本身就是个奇迹。后来斯迈利总是想起作为开端的那次面试：有计划地逐步揭开秘密，每个人揭露神秘实体的一个部分。最后，斯蒂德-阿斯普雷，他似乎是董事长，揭去最后一层面纱，真相令人目眩地一丝不挂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们邀请他到“机构”里工作。准确点儿说，斯蒂德-阿斯普雷红着脸告诉他，是情报局。

斯迈利提出需要时间思考一下。他们给了他一个星期的时间。没有人提到待遇问题。

那天晚上，他住在伦敦的一个相当不错的地方，又去了剧院。他感到有点不可理喻，这使他担心起来。他非常清楚自己会接受，本来在面试时他就可以接受的。这只是本性的谨慎，也许是幼稚地想在菲尔丁面前卖弄一番，才使他没有当场接受。

在他肯定答复之后便是培训：不具名的乡间房舍，匿名的教练，大量的旅行，想到要完全独立工作使他无比担忧。

他被委任的第一个职务是比较愉快的。在德国一所州立大学当英语讲师，任期两年：讲授济慈^①，假期在巴伐利亚的狩猎小屋里，与一群群认真真、不苟言笑的德国学生待在一起。每次长假快要结束时，他把他们中一些合适的人选带到英国，又通过秘密方式把他的推荐材料寄往波恩的一个地址。在这整整两年中，他根本弄不清所推荐的那些人是被接纳了还是被忽视了。连情报局是否与他推荐的人接触过他都无从了解。的确，他没有办法了解他的信件有否送达目的地。在英国，他与情报部门也没有直接联系过。

在从事这项工作中，他的心情是复杂的，难以平和的。这让他对一件事产生了浓厚兴趣——用他所学，从超然的公平地位来评判一个人成为情报员的潜在可能性，并想出了一些可以了解被评判人性格和行为的细微测试。这时的他是冷酷的、不近人情的——处于这一角色的斯迈利是情报业的国

① 济慈 (John Keats, 1795 - 1821)，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其抒情诗尤为优美，著名作品有《夜莺》、《希腊古瓮》、《无情的美人》、《秋颂》，英年早逝，死于肺结核病。